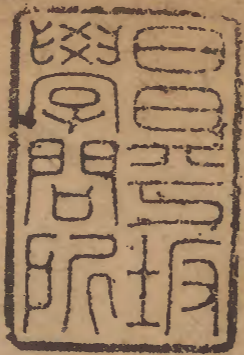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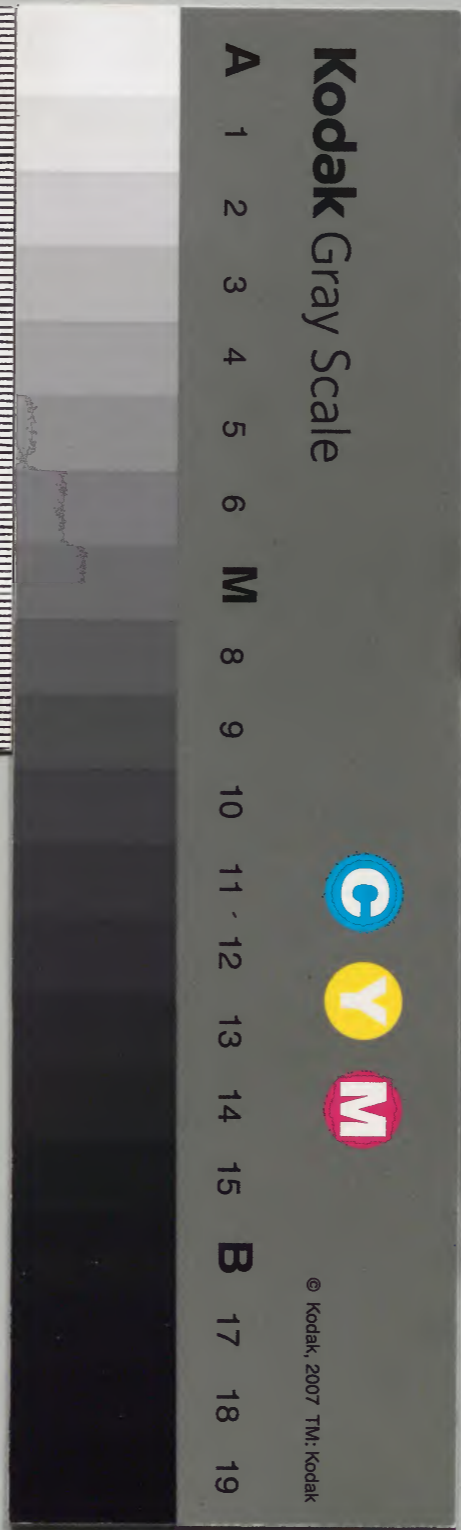
三百廿之二



漢書門			
二	三	二	類
四	一	二	號
五	一	二	函
六	一	二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三	二	漢
九	三	二	書
函	一	二	
二	一	一	
〇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56)		
函號	290	140	



史緯卷三百二十

元史九

表

諸王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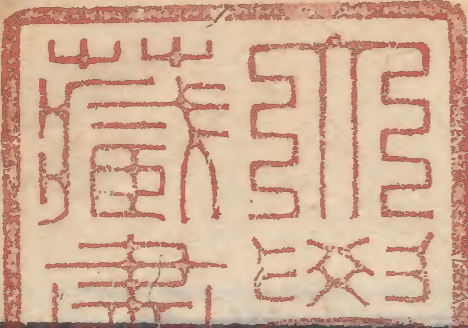
親之義者亦優其渥矣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

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曰金印獸

紐金印螭紐金印駝紐金鍍銀印駝紐金鍍銀印龜紐銀印

龜紐是六等

公主



淺草文庫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作諸公主表

史緯卷三百二十一

元史十

列傳

四追帝

睿宗拖雷太祖第四子也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還京即位明年伐金命拖雷帥師以從破天城堡拔蒲城縣遂渡河攻鳳翔明年破洛陽河中諸城太宗大會諸侯王曰金我敵也諸君寧有計乎拖雷進曰臣有愚計非衆可聞太宗屏左右亟問之其言秘人莫知也降人李昌國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耳

此亦一計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師
從天而下乎拖雷言於太宗太宗大喜遂大發兵太宗以中
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
進拖雷總右軍自鳳翔過寶雞入小潼關涉宋人之境沿漢
水而下期以明年春會於汴遣榘不罕詣宋假道且約合兵
宋殺之拖雷大怒曰彼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乎乃分
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州陷閬州過南部而還
遂由金州取房州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餘萬於武當山趨
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遣夔曲涅馳白太宗請合兵拖雷既渡
漢金大將合達屯兵二十餘萬於鄧州之西據隘待之拖雷

兵亦計以萬乃悉留輜重輕騎以進及金人戰於禹山佯北
以誘之金人不動拖雷舉火夜行合達退保鄧州攻之三日
不下遂北行命札刺以三千騎爲殿明旦大霧迷道爲金人
所襲殺傷相當合達知拖雷已退率步騎十五萬躡其後拖
雷按兵遣其將忽都忽誘之日且暮令軍中曰毋令彼得休
息宜夜鼓譟以擾之太宗亦渡河遣親王口溫不花將萬騎
來會天大雨雪金兵僵凍無人色拖雷欲擊之諸將請俟太
宗至拖雷曰機不可失彼脫入城未易圖也吾乃以敵遺君
父乎遂奮擊於三峯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資仗委積金之
精銳盡於此矣餘衆走睢州伏起又敗之合達走釣州僅遺

數百騎蒲阿走汴至望京橋禽之太宗至按行戰地謂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攻鈞州拔之獲合達攻許州又拔之遂定河南諸郡入真定過中都出北口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疾甚拖雷禱於天地請以身代太宗疾愈拖雷從之北還遇疾而薨壽四十有闕子十二人長憲宗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英武皇帝

裕宗真金世祖嫡子也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至元七年巡撫稱海還京間謂諸王札刺忽等曰吾屬遠有茲暇宜各言所守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

為欺罔則後難出善言人終勿信一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若捕者將至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者稍淡者底言長必極其杪淡必窵其底不可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母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墮敗吾所守也十年立為皇太子詔立宮師府設官屬以侍衛親軍萬人益隸東宮太子命王慶端董士亨教以兵法時閱試焉所服綾袷為潘所漬命重加染治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欲製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汝亦欲吾效之耶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良多俾補

今鮮有其匹也。中書啟以宮僚何瑋叅議省事。徐琰爲左司郎中。瑋琰入見。太子曰：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盡平生所學力行之。讀史見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爲朱明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又見齊邢時止太子食邪蒿，謂宮臣曰：菜名邪蒿，未必果邪。雖食之，豈遽使人不正耶？張九思曰：古人設戒，義固當爾。詔割江西龍興路爲太子分地。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盡却之。二十年，辟保定劉因至，拜右贊善大夫。嘗言：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善。

出一范文正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諭德李謙夾谷之奇進言曰：殿下睿性夙成，方遵聖訓，叅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論。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其論正心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之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人臣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爲少。須常喚醒此心，不爲物欲所撓，固本澄原，莫切於此。論睦親云：夫宗親爲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

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後得盡其歡心。宗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太子，漢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羸乎恐生民膏血於此，竭也。豈惟害民，其實蠹國。世榮果得罪，天性高雅，中外歸心。時世祖春秋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請禪位於太子，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奏，而小人乘間言臺臣隱匿，世祖怒甚，太子愈懼，未幾薨。年四十三，成宗即位，追謚文惠皇帝。

顯宗甘麻刺，裕宗長子也。少育於世祖皇后，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至元中，鎮北邊，二十七年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世祖崩，晉王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

顯宗以天下讓故其子終即帝位

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耳仁，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薨年四十五。潘邸屬官審伯年老，請以其子代之。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朝廷尊重之，英宗遇弒，子嗣王也。孫帖木兒即位，追尊曰光聖皇帝。文宗即位，毀其廟室。

順宗答刺麻八剌，裕宗第二子也。至元二十二年，裕宗薨，答刺麻八剌以皇孫鍾愛，兩宮優其出閣之禮。二十八年，始詔出鎮懷州，未至，以疾召還。明年薨，生武宗。仁宗、武宗即位，追謚曰昭聖皇帝。

后妃

世祖皇后弘吉刺氏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爲皇后。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旣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糶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遂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何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爲紬。以爲衣。其鞞密比綾綺。宣徽院羊臚皮。置不用。后合縫之爲地毯。其勤儉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今平江南。自此不用甲兵。汝獨不樂。何耶。后跪曰。妾聞自

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卽去。帝遣宦者問后何所欲。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此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曰。汝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必害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益厚待之。胡帽舊無前簷。帝射日色炫目。后益前簷。帝大喜。遂命爲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倣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十四年崩。成宗卽位。追謚順聖。

皇后

裕宗后弘吉刺氏生順宗成宗初世祖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湏女子曰馬湏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湏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爲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未有所定有一老臣嘗聞向者之言知其未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后性孝謹世祖每稱爲賢德媳婦侍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

設織金臥褥愠曰我嘗以汝爲賢何乃若此耶后跪曰常時不敢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故用之成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後院官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請於太后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率土皆國家之有我曷敢私之命黜院官之受獻者大德四年崩謚曰裕聖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元貞初立爲皇后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任相臣哈刺哈孫大德之政人稱平允京師創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恠后以手帕蒙其面以過傳旨毀之后嘗與成宗謀貶順宗妃與其子仁宗往懷州十一年成宗崩時武宗在北邊后恐其報怨命取安西

王阿難答失里來京師謀立之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誅安西王并構后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
 順宗后弘吉刺氏按陳曾孫女順宗納為妃生武宗及仁宗成宗不豫皇后伯牙吾氏秉政遣后及仁宗出居懷州成宗崩時武宗總兵北邊左丞相答刺罕哈刺哈孫陰遣使報仁宗與后奔還京師后與仁宗入內哭復出居舊邸朝夕入奠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官協和仁宗即位加上尊號英宗即位上尊號太皇太后初太后見明宗有英氣而英宗柔懦有意於明宗諸羣小以明宗立必不利於已遂擁立英宗既即位太后來賀英宗毅然曰

於色后退曰我不擬養如此兒孫遂飲恨成疾至治三年崩后自正位東朝淫恣益甚內則亦烈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烈門紐隣宰相迭木帖兒相率為奸以至箠辱平章張珪等濁亂朝政無所不至及英宗立羣倖皆伏誅
 順帝皇后弘吉刺氏孛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為皇后生皇子真金二歲而天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有寵居西宮帝希幸東內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宮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帝嘗問后中政院所支錢糧汝還記之否后曰妾當用則支關防出

入各有司存。妾豈能盡記耶。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踰戶。闕崩年四十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

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家。初爲宮女。

紀作伯牙吾氏

主供茗飲。性穎黠。順帝寵幸之。皇后欽察氏驕妬。數筆辱之。欽察旣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顏爭不可。伯顏罷相。沙刺班請立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饑。后命官爲粥食之。出銀於京都十一門。置家。葬遺幣十餘萬。命僧建水陸大會度。

皇賢后所

之帝頗怠於政治。后與皇太子遽謀。內禪。遣朴不花論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復召至宮。舉酒賜之。自申前說。太平依違而已。帝知之怒。兩月不見。朴不花被黜。后諷御史大夫佛家奴爲之辨明。佛家奴謀再劾朴不花。后又劾御史。劾佛家奴責居潮河。奇氏族在高麗。怙勢驕橫。高麗王盡殺之。后謂皇太子曰。汝何不爲我復仇耶。二十三年。立高麗王族人。留京師者爲王。以奇氏之子三寶奴爲元子。遣同知樞密院事崔帖木兒爲丞相。用兵一萬。并招倭兵往納之。過鴨綠水。伏兵起。大敗。餘十七騎而還。后大慚。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孛羅帖木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

史紀 卷三十一 九
后侵撓國政宜遷后於外帝不答二十五年遂矯制幽於總
管府四月孛羅帖木兒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爲后書遣內侍
完者禿持往冀寧召太子仍回幽所后數納美女於孛羅帖
木兒始還宮孛羅帖木兒死召皇太子還京師后令廓擴帖
木兒以兵擁皇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廓擴帖木兒至京城
三十里外卽遣軍還營皇后弘吉利氏崩中書省臣言后宜
正位中宮帝不答久之乃授冊寶二十八年從帝北奔

牙忽都

牙忽都睿宗曾孫也以功賜爵鎮遠王成宗崩安西王阿難
答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

神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卽位進封楚王至
大二年叛王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
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
四海顧謂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
罕之裔首先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爲一
家地大物衆本不可恃昔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
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之
則人知所勸懲帝嘉納之牙忽都卒子脫列帖木兒嗣延祐
中明宗西出脫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沒入其家明宗卽位
制曰脫列帖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沒豈不以我故耶可復故

號人民貨帑悉歸之卒子燕帖木兒嗣

特薛禪

特薛禪姓弘吉刺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爲太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平西夏斷潼關道取回紇尋斯干城有功賜號國舅封河西王統其國族詔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每歲四時孟月聽讀詔旨賜所俘獲軍民五千二百授萬戶以領之按陳卒追封濟寧王謚忠武子幹陳尚睿宗女卒弟納陳襲萬戶阿里不哥叛納陳與其黨八兒哈斬首萬級卒子幹羅陳襲尚完澤公主公主薨繼尚襲加

夷俗

真公主薨無子弟帖木兒襲乃顏叛從帝親征以功封濟寧郡王諸王哈丹禿魯干叛與王速帖木兒率兵討之盡殲其衆卒二子長曰凋阿不刺次日桑哥不刺皆幼以其弟蠻子台襲亦尚襲加真公主成宗卽位封蠻子台爲濟寧王命率本部兵討叛王海都篤哇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亂一戰大捷時武宗統大軍鎮朔方命蠻子台總領蒙古軍民官輔武宗以遏北方襲加真公主薨繼尚裕宗女喃哥不刺公主蠻子台卒凋阿不刺襲尚祥哥刺吉公主封魯王卒子阿里嘉室利凋阿不刺襲封魯王尚朶兒只班公主卒桑哥不刺自幼養於幹可珍公主所後襲統其

本部民四百戶尚普納公主封魯王卒此皆以駙馬襲封王
爵者也唆兒火都亦按陳之子以從征功太祖加左丞相爲
千戶其子阿哈駙馬襲父官按陳之弟冊其後都羅兒封懿
國公脫隣按陳裔孫也世祖授千戶孫買住罕尚拜答沙公
主卒弟孛羅帖木兒嗣封毓德王卒買住罕孫阿失襲丑漢
按陳次子必哥之裔孫尚台忽魯都公主封安遠王按陳之
孫納合尚唆兒哈罕公主火忽之孫不只花尚幹可眞公主
特薛禪諸孫脫羅不尚不魯罕公主繼尚濶濶倫公主此皆
尚公主爲駙馬者也凡其女之爲后者自太祖皇后以降
宗皇后及后妹皆按陳從孫忙哥陳之女世祖皇后按陳之

女其妃按陳孫脫憐之女繼守正宮者納陳孫仙童之女成
宗之后幹羅陳之女順宗皇后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武
宗皇后脫憐子迸不刺之女其妃按陳從孫哈兒只之女泰
定皇后按陳孫幹雷察兒之女其二妃皆脫憐孫買住罕之
女文宗皇后瑁阿不刺之女此則弘吉刺氏之爲后妃者也
初弘吉刺氏族居於也里古納河之地太祖詔分賜按陳等
農土農土經界也至元七年幹羅陳及其妃囊加眞公主請
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實駐夏之
地請建城邑以居帝從之名其地爲應昌路元貞元年濟寧
王蠻子台與公主言於帝以應昌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創

建城邑從之名其城爲全寧路弘吉刺分邑任其陪臣爲達魯花赤有濟寧路及濟堯單三州鉅野鄆城金鄉虞城碭山豐縣肥城任城魚臺沛縣單父嘉祥滋陽寧陽曲阜泗水一十六縣此丙申歲之所賜也汀州路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六縣此至元十三年之所賜也永州路灤州盧龍遷安撫寧昌黎石城樂亭六縣此至大元年之所賜也若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其至大二年之所賜也其應昌全寧等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專任其陪臣王人不與焉此外復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羣屬有錢糧人匠鷹房軍民軍站營田稻田烟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以署計者

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云

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汪吉部人世爲部長金人塹山爲界以限南北剔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來約欲同據朔方部衆請從之剔吉忽里不可執其使奉酒六尊來告太祖時朔方未有酒太祖飲三爵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醉以馬五百羊一千約同攻太陽可汗旣平乃蠻歸鎮本部剔吉忽里及其子不顏昔班爲部衆所殺其妻阿里黑携幼子孛婁合與在鎮國夜遁至界垣縋城以登難雲中太祖旣定雲中購得之追封剔吉忽里爲高唐王以

其子孛要合尚幼封其侄鎮國爲北平王鎮國卒孛要合封北平王尚齊國大長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畱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孛要合未有子公主進姬妾以廣嗣續生三子公主視之如已出孫濶里吉思好儒術築萬卷堂與諸儒討論經史尚齊國長公主成宗大德二年秋議防邊諸將帥曰敵往歲不冬出可且休兵於境濶里吉思曰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鷲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濶里吉思獨嚴兵以待之敵果大至三戰三克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蹟被執不屈死焉追封趙王子木安幼詔以

木忽難襲高唐王木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木安過於己子命家臣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木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木忽難以讓木安木安襲趙王尚阿刺的納入刺公主一日召王傅脫歡司馬阿昔思曰先王旅殯卜羅荒遠之地神靈將何所依吾痛欲無生若請於上得歸葬先塋瞑目無憾矣樞密院以聞帝嗟悼久之曰木安孝子也詔府屬也先等乘驛以往賜鈔五百貫差兵五百人護行至殯所奠告啟視尸體如生遂得歸葬

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威里在太

祖麾下從征乃蠻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掄水際橐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蹶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朮忽赤老溫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太祖嘗失利會大雪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裘氈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汝為誰曰木華

黎也遂引去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從容謂之曰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金之降者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從伐金克德興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尸百里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闍別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攻下益都濱棣諸城史天倪蕭勃迭率眾降從圍燕金主請和太祖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以城降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將銀青率眾二十

萬拒花道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
來降進軍逼之其下殺銀青舉城降木華黎怒其緩欲坑之
神將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
乎從之與中府降兵馬都提控張鯨聚兵十餘萬稱臨海王
至是來降詔鯨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察鯨有反意請以蕭
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
弟致據錦州叛陷興中府木華黎遣吾也而攻潘石山謂之
曰今若急攻賊必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遣蒙古不花
屯永德縣候之致果遣鯨子東平將騎兵援潘石不花馳
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過於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下

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兵齊
進大敗之斬東平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進圍錦州致遣
張太平出戰又斬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致憤
怒殺敗將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拔蘇復海三州
咸平宣撫蒲鮮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封太師國王都行省
承制行事賜黃金印誓券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論之曰太
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
旗仍論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建行
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進攻遂城及蠡州諸城拔之破大名府
遂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明年自西京入河東攻太原忻

代澤潞汾霍等州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走後明年復由燕徇趙武仙舉真定降史天倪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吏民大悅金邢州節度使武貴降進攻太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沁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進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當以短兵取勝下馬督戰令引滿齊發大敗之溺死者衆拔楚丘下單州圍東平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

糧盡心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苦其民也留俊魯忽禿以軍三千守之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魯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撫其民五月還軍野狐嶺京東安撫使張琳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八月從駐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復由雲中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進取綏德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大軍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軍望見金兵卽棄

鼓旗走金兵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
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延安圍之不下乃南徇洛州克鄜
州遂降坊州由丹州渡河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哈刺拔都並受節制遂渡河拔
同州下蒲城趨長安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
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
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勞力取遼西
遼東山東河北今攻鳳翔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駐兵渭水
南遣蒙古不花南徇鳳翔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
餘萬伺大兵旣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吳權府夜引兵五百

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可
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
民還走中條先鋒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遁去木
華黎以天應子幹可領其眾還至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
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
遺恨第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卒年五十四厥後太祖攻鳳
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封魯國王謚忠武
曾孫撒蠻世祖撫之若子常侍左右帝命之曰男女異路古
制也掖庭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旣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行
失其次撒蠻執而囚之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

撤蠻進日令自陛下出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卒年十有七兄孫只必監東平出家藏書二千餘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

太祖破金木華黎之功居多世祖滅宋伯顏之功居多有君有臣此人事也元世祖安坐上都而伯顏下臨安明太祖端居南京而徐達入燕都一來一往此天道也

博尔术

博尔术阿兒剌氏太祖嘗失馬博尔术擁帝累騎而馳太祖卽位以博尔术及木黎華爲左右萬戶皇子察哈歹出鎮西域勅從博尔术受教博尔术教之曰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卒治

封廣平王孫玉昔帖木兒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玉昔帖木兒以太傅輔行請授皇孫以儲闡舊璽從之世祖崩皇孫南還宗室諸王會於上都玉昔帖木兒謂晉王甘麻哈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闡符璽旣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甘麻刺曰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進太師卒追封廣平王

察罕

察罕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以配牧羊者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

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故習禮儀耳帝異之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旁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言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汝則為喜神宜勿殺其類從帝略雲中金將定薛擁重兵守野狐嶺帝遣察罕覘其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從征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察罕射書招之復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殺使者并曲也怯律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殺三十六人進攻靈州夏人以十萬

眾赴援帝與戰大敗之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眾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議屠中興察罕力止之馳入安集遺民太宗即位從親王口溫不花南伐克棗陽及光化軍進克光州拔天長縣及滁壽泗等州定宗即位以都元帥領尚書省事賜地一萬四千五百餘頃戶二萬餘卒追封河南王子十人不殺之報

札八兒

札八兒西域賽夷部人長身美髯方瞳廣額雄勇善騎射太祖引避祖與汪罕有隙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為備軍大潰太祖引避從行者僅札八兒等十九人至班朱尼河餓殍俱盡無所得

章蓋奇

食會一野鳥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剗革爲釜出火於石
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
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在罕旣滅
西域諸部次第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禮而歸金人恃居
庸之塞治鉄銅關門布鉄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距關
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
可一人行臣向嘗過之若勒兵衝放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
命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
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殺傷被地關旣破
中都大震金人遷汴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左右曰朕今

從何處見

日至此札八兒之功也謂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
悉昇汝爲已地乘輿北歸畱札八兒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
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四王府爲居第養老一百戶札
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
能當丘真人者有道之人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
札八兒往聘之真人語札八兒曰我嘗見公札八兒曰我亦
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
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
祀足矣曰聞命矣後子孫貴顯如所願云卒年一百一十八
追封涼國公

宜與真人
有風因

速不台

速不台兀良合人太祖以禿滅于公主妻之引兵從睿宗經理河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問以方畧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王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金兵僵仆師乘之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振睿宗還駐官山畱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金主渡河北走追敗之於黃龍岡斬首萬餘級金主走蔡州汴降俘其后妃及寶器以獻進圍蔡州蔡州破金主自焚死時汴梁受兵日久歲饑人相食速不台下令縱其民北渡就食卒追封河南王子兀良合台世祖以皇弟

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命兀良合台總督軍事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兀良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寨主阿答刺來拒兀良合台遣子阿术擊之寨兵退走遂拔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取大理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刺章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拒戰大破之進至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縱火攻之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阿术潛師躍入遂大潰擒其國王段

智興餘衆依阻山谷，分命裨將也。里脫伯押真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四面進擊，兀良合台陷陣，鏖戰攻織寨，拔之。遂破乾德哥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又攻赤禿哥山寨，蓋鬼蠻也。阿木緣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及忽蘭城、河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木攻之，入其城，進攻阿魯城，克之。乃搜捕未降者，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欵附。出烏蒙趨瀘江，却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斬獲不可勝計。遂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雲南，平遣

使獻捷於朝，請依漢故事，悉爲郡縣，從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昷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都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木在後，授徹徹都方畧曰：汝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矣。徹徹都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兀良合台入交趾，爲久駐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日昷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憲宗遣使約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熨萬，破橫山寨，關老蒼關。

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朮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追擊蹙黃州蹂象州入靜江府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兀良合台遣阿朮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入敵境轉鬪千里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遂北渡與大軍合卒年七十二

按竺邇

按竺邇雍古氏隸皇子察合台部嘗從獵射獲數麋有二虎突出射殺之睿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竺邇爲先鋒趣散關宋人燒絕棧道復由兩當縣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使桂

如淵守興元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仇金久矣何不從我兵鋒一洗國恥今欲假道南鄭由金洋達唐鄧會大兵以滅金豈獨爲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軍壓境勢不徒還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西破小關金人大駭謂我軍自天而下其平章完顏合達樞密使移刺蒲阿帥十七都尉兵數十萬相拒於鄧我師不與戰直趣鈞州與親王按赤台兵合陣三峯山下會天大雪按竺邇先率所部精兵迎擊諸軍乘之金師敗績金主奔蔡從圍蔡州金亡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四州命按竺邇取之圍斌於會州食盡將走敗之於城下兵入城巷戰殺傷甚衆斌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

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命保其孤遂定四州丙申大軍伐蜀按竺邇為先鋒進克成都卒贈秦國公子國寶火都據吐蕃之點西嶺國寶討之衆欲速戰國寶曰此窮寇也宜以計破之乃以精兵襲其後火都欲西走國寶據險要之挑戰則不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謂諸弟曰昔我先人立助西陲關隴雖寧而西戎未靖此吾輩有事之秋也乃與弟國能說降吐蕃酋長勘陁孟迦及扶州呵哩禪波哩揭諸羌皆歸欵卒贈梁國公子世榮幼命弟國安襲其職國安既襲蒙古漢平元帥兼文州吐

蕃萬戶府達魯花赤延祐十五年請解職授世榮帝曰人爭而汝讓可以敦薄俗進昭毅大將軍招討使

博羅歡

博羅歡忙兀人也授昭勇大將軍大軍伐宋詔分為二右軍受伯顏阿朮節度左軍授博羅歡節度宋主以國內附而淮東諸城猶為之守詔博羅歡進軍遂下揚州署樞密院事時江南新附尚多反側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使自為一軍聽節度於其長而毋役於他軍制命符節皆與正同博羅歡奏曰今疆土寢廣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彼一踐南土則掠人貨財俘人妻孥仇怒益滋叛者將愈衆矣

帝可其奏諸王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臣皆知之以二十爲卒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扎刺兒弘吉刺亦其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請東征帝乃賜鎧甲弓矢鞍勒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塔不帶以兵來拒會久雨軍乏食諸將欲退博羅歡曰今兩陣相對豈容先動塔不帶引兵退博羅歡乘之轉戰二日大破之遂平乃顏有詔括馬母及勛臣之家博羅歡曰吾馬成羣所治地方三千里不先出馬何以爲吏民之倡乃先入善馬成宗立鎮河南近臣奏伐宋時右軍屬伯顏阿木左軍屬博羅歡今伯顏阿木皆受

分地而博羅歡未及惟帝裁之帝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請耶乃益封高郵五百戶大德元年叛王藥朮忽兒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輩幼弱不與知今茲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未附帝濊以爲然拜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卒加封奉安王子伯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疾回辭命以平章之祿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伯都辭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今已病廢敢濫受重賜乎併以所給平章政事祿歸有司泰定元年卒家甚貧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弗受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歿矣

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別的因

別的因乃蠻部人父萬戶沙思卒母張氏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謹為壽頴下屯田府達魯花赤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良久曰此易治耳乃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射殺之遷信陽府信陽亦多虎別的因日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射之立死進昭勇大將軍卒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高昌國主也高昌稱其王曰亦都護亦曰的斤而忒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有樹在兩河之間一夕神光降於樹人即而視之見樹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有其人民土田為之君長傳三十餘世至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久之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和林別山曰天哥里於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此山也蓋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汝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

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之。玉倫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
烈火焚之。沃以醲醋。石碎輦而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
日。玉倫遂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
州。交州卽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
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王高昌。九百七十餘載。而至而
忒的斤。臣於契丹。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欲
來附會。帝遣使使其國。而忒大喜。卽遣使入奏。願率部衆爲
臣僕。朝帝於怯緣連河。奏曰。陛下若恩顧。臣使臣得與陛下
四子之末。竭其犬馬之力。帝使尚公主得序於諸子。與征罕
勉力鎖潭。回回諸國紀律嚴。所向克捷。從帝征河西。有大

功。卒子玉古倫赤嗣。卒子馬木刺嗣。從憲宗伐宋。攻釣魚山。
有功。卒子火赤哈兒嗣。至元十二年。都哇率兵十二萬圍火
州。六月不解。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
何以不附我。且汝祖尚公主。汝能以女與我。我則休兵。不然
則急攻汝。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攻不止。則俱
亡矣。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
能與之相見。乃厚以茵載其女。縋城下。與之都哇解去。帝嘉
其功。重賞之。妻以公主。賜鈔十萬錠。以賑其民。還次州。南北
方軍忽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尚幼。詣闕請兵北征。以
復父仇。帝壯其志。賜金幣巨萬。妻以不魯罕公主。公主薨。又

尚其妹八卜义公主吐蕃脫思麻作亂詔領本部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寇賊斂跡仁宗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兀兒之境公主薨復尚兀刺公主紐林薨子帖木兒補化嗣文宗召至京師佐平國難天曆元年拜中書左丞相讓其弟錢吉爲高昌王

雪不台

雪不台兀良罕氏太宗大舉伐金渡河而南睿宗將兵渡漢水而北會河南之三峯山金帥合達將步騎數十萬待戰雪不台從睿宗出牛頭關曰城邑兵野戰不利易破耳師集三

峯金圍之數匝風雪大作金卒僵踣奮擊之敵衆盡殪河南諸州以次降合達見獲不屈將就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雪不台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爲曰人臣各爲其主卿勇蓋諸將故願一見死何所憾耶卒贈河南王

布智兒

布智兒脫脫里台氏從太祖征斡羅思國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太祖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爲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卒

純只海

難得

純只海散米台氏從大帥大出破徐州擒金帥國用安遷京兆行省都達魯花赤鎮懷孟同僚王榮潛畜異志伏甲繫純只海斷其兩足跟以帛緘其口置佛祠中純只海妻喜禮伯倫率其眾攻榮家奪出之純只海裹瘡馳旁郡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貲產賜純只海盡驅懷民萬餘將戮之純只海力爭曰爲惡者止榮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爲苟朝廷罪使者吾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從之純只海給榮妻孥放爲民以其宅爲官廨秋毫無所取卒贈溫國公

月思麻里

月里麻思乃馬氏太宗命使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抵淮上宋將以兵脅降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乃脅我使降有死而已宋將知其不可逼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

鎖咬兒哈的迷失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也以宿衛拜監察御史英宗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剎於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言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丞相帖木迭兒疾忌臺諫其子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

史韋

卷三百二十一

三

白乃訕上以揚已之直夫不敬帝殺鎮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杖珪謙亨黥之竄諸遐裔泰定初贈御史中丞永平郡公謚忠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詔樹碑神道

塔塔統阿

塔塔統阿畏兀人乃蠻大敗可汗尊之爲傳掌其金印大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及就擒帝詰之曰大敗人民疆土悉歸於我汝負印何之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求故主授之耳帝曰忠孝人也因問印何用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才一切皆用之以爲信驗帝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漢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

蘊對稱旨命教太子諸王以字書國言卒封鴈門公

忙哥撒兒

忙哥撒兒赤老溫曾孫也定宗以爲斷事官憲宗在藩即漢知其人以爲札魯忽赤斷事官之長也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既拜命出帳殿外欹橐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爲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幹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卽起入帳內衆皆咎和幹失言既入爲帝稱其言帝召見和幹曰是可用之才也和幹由是知名定宗崩宗

史綱 卷三十一
王大會議立憲宗，畏兀入刺曰：失烈門，皇孫也，宜立。先帝嘗言其可以君天下，諸大臣莫敢言。忙哥撒兒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汝何不言耶？今立入都罕，亦遵先帝遺言也。有異議者，吾請斬之。衆乃共奉憲宗立之。憲宗之幼，太宗甚重之。一日，天大風，命憲宗入帳殿，坐膝下，撫其首曰：是可將安所養？太宗以爲有仁心。又曰：是可以君天下。太宗崩，六皇后立定宗，故二人各舉以爲言。憲宗卽位，按赤台謀作亂，克薛傑上變，既就擒，憲宗簡其有罪者付之鞠治。忙哥撒兒悉誅之，卒追封堯國公。衆以忙哥撒兒當國時多所誅戮，

謗言帝諭其子脫歡曰：朕任汝父用法不阿，今衆罔不怨，曰汝亦有死耶？人則雖死，朕寵之如生。惟天惟君能降禍福，惟天惟君所當敬畏，立身正直是汝之福。能用朕言則不墜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孫伯答沙，仁宗延祐二年拜右丞相，時承平日久，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廟堂之上，而百姓乂安於下，一時號稱極治。其歿也，貧無以爲歛，人歎其廉，追封威平王。幼子八郎，莽而孤，其母乞咬契氏二十而寡，守節不移。八郎後爲太宗正府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母氏之教也。

賽典赤瞻思丁

賽典赤瞻思丁，回回人。賽典赤，國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

史綱 卷三十一
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鶴迎降太祖呼之賽典赤而不名世祖
中統二年拜平章政事分鎮四川宋將谷萬壽擁兵守嘉定
賽典赤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賽典赤召還萬壽
請置酒爲好左右難之賽典赤遂往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賽
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谷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
之人乎萬壽歎服行省雲南宗王脫忽魯鎮雲南惑於左右
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爲備賽典赤聞之遣
其子納速刺丁見王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
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罵其
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遣親臣撒滿位哈乃至賽典赤問以

罕陸再見

何禮見曰吾等與納速刺丁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
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
酒罷盡以予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欲授君行
省斷事官以未見王不敢擅授令一人先還王大喜政令一
聽賽典赤所爲奏雲南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
長從之雲南俗無禮儀男女自相配偶親死則燒之不爲喪
祭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
之棺槨奠祭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
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典赤請仍其
俗以山路險遠盜賊出沒乃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

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之有土吏數輩怨賽典赤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帝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命械送賽典赤處治之賽典赤脫其械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扣頭拜謝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征之不利賽典赤遣人諭以順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典赤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居雲南六年卒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齊經致祭號泣震野帝思其功詔雲南省臣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贈太師咸陽王子納速刺丁以都

元帥帥大理抵金齒蒲驃曲巘緬國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贍思丁歿雲南省臣失撫綏之方世祖憂之近臣薦納速刺丁可用授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太師封延安王弟忽辛雲南行省右丞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爲汝更之緬國主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旦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收效方物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雍國公

蕭陳、陳、王、何、田、對、雲、南、許、中、書、魯、亦、丞、張、趙、西、許、官、平、章、
 之、萬、二、百、觀、思、丁、張、雲、南、許、引、夫、無、錄、之、式、封、臨、憂、之、張、許、
 張、趙、趙、大、地、池、金、齒、龍、烈、曲、淵、醉、園、許、安、吏、秦、三、百、餘、元、十、
 多、其、分、期、大、兩、林、武、文、王、許、雲、南、張、趙、許、官、亦、大、謝、正、承、
 蕭、陳、陳、王、何、田、對、雲、南、許、中、書、魯、亦、丞、張、趙、西、許、官、平、章、
 之、萬、二、百、觀、思、丁、張、雲、南、許、引、夫、無、錄、之、式、封、臨、憂、之、張、許、
 張、趙、趙、大、地、池、金、齒、龍、烈、曲、淵、醉、園、許、安、吏、秦、三、百、餘、元、十、

史緯卷三百二十二

元史十一

列傳

布魯海牙

布魯海牙畏吾人授斷事官時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布魯
 海牙小心謹密慎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死其子號
 泣請代布魯海牙戒吏擒於市懼則殺之既不懼海牙曰
 囚誤殺人情有可宥子能代父義不可誅遂釋之使出銀以
 資葬埋仍呼死者之家諭之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布魯海
 牙曰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世祖卽位命宣撫真定中統

竊妓當如
竊財物論



鈔法行以金銀爲本本至乃降新鈔先是莊聖太后命取真
定金銀悉送上京由是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布魯海牙遣幕
僚謂平章王文統曰真定南北要衝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
既罷新鈔不降民何以生且以金銀爲本豈若以民爲本太
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爲本不亦大乎中書卽降
鈔五千錠民蒙其利拜廉使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
以官爲姓其以廉爲姓乎故子孫姓廉氏卒贈魏國公子十
人孫五十三人

高智耀

高智耀河西人登夏國進士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

故家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辭歸憲宗卽位智耀
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
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
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
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世
祖卽位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
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請除之以風厲天下帝拜
智耀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或言其詭濫
帝問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
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悅智耀言宜置御史臺以糾肅官

元何嘗不
重儒但起
於北方不
能知其旨

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使卒封寧國公

鐵哥

鐵哥姓伽乃氏西域築乾國人父翰訖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盡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憲宗尊那摩爲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翰脫赤領迦葉彌兒萬戶奏曰迦葉彌兒西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殺之帝發兵誅國主追封代國公翰脫赤之歿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雜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

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卽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字於壁問誰所書僧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備宿衛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稍疎國師教世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曰吾以酌國師也詔擇貴家女妻之鐵哥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膳監有食帝食餘餅者帝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牧人有益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貴人賤畜之意詔免死二十四年從征乃蠻至撒兒都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鐵哥曰今彼衆我寡不得地利

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床，鉄哥從容進酒，塔不
台懼有伏，遂引去。成宗即位，賜琉璃椀，謂之曰：「此器先皇所
用，卿久侍先皇，故以賜卿。」武宗即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或訴
寧遠王濶濶出有逆謀，命誅之。鉄哥廷辯其誣，乃徙高麗。仁
宗皇慶元年，授太傅，錄軍國重事。鉄哥奏：「世祖子惟寧遠王
在，宜賜還，從之。」卒，贈太師，封延安王。

安童

安童，木華黎五世孫也。世祖追錄元勛，召爲宿衛。長年方十
二，位在百僚上。母弘吉刺氏，昭睿皇后之姊。世祖問及安童，
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曰：「每退朝，必與

安童
母矣

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
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以
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然之。至元二年，拜右丞相。五
年，廷臣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奏：「安童宜位三公，事
下諸儒議，商挺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以虛名而
實奪之權也。』」事遂罷。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
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
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
皆帝室近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曰：「汝等小人，
豈知安童所爲，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諫

日臣力不能回天，乞不任桑哥，別用賢者，猶不至虐民誤國。不聽。屢求退，罷領宿衛事。卒年四十九，贈太師、東平王。

廉希憲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嘉之。日日廉孟子。世祖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計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今者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阿里不哥殿下，母弟居守湖廣。」

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及卽位，分漢地爲十道，并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未至，太平、霍魯海入京，兆謀爲變。渾都海遣人至成都，告其黨密里等，使以兵來會。又與蒙古軍奧魯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同日俱發，斷事官濶濶出遣人來告。希憲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等。時關中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旨爲辭。希憲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軍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及在家餘丁，使蒙古官八

春將之謂之日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精兵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赦詔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方出迎詔自劫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西川將紐隣與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先送紐隣與魯官至京兆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紐隣與魯官得釋大喜過望八春得精騎數千

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使紐隣兄宿敦爲書招紐隣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與汪惟良八春合兵復戰於西涼旣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希憲表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兵俘掠違者軍官與犯人同罪又禁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歸宋者

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人皆感悅。拜平章政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問希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陛下今日信臣，故臣得進言。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難自保矣。」帝良久曰：「朕當思之。」明日召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希憲每奏議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

戒也。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亦釋之。怨家訴於帝，時希憲在告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自云宜得何罪？」對曰：「臣忝爲宰相，當罷退。」帝曰：「姑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命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鎮，阿里海牙率所部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

臣子也、何用致疑乎、令凡殺俘獲之人、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問、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三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能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病革、謂其子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有大星隕於正寢之旁、光流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贈太師、魏國公、從弟希賢、禮部尚書、使宋、至廣德、軍獨松關、宋人不知爲使者、襲而殺之、

伯顏

伯顏可謂大將勿以元臣而忽之

伯顏、八隣部人、宗王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畱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曰、爲伯顏婦、不慚汝氏矣、拜中書右丞、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南路行中書省、左丞相所屬、並聽節制、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大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樁木、水中、遇我舟師、下流黃家灣、有溪

經鶴子山入唐港，可達於江。宋爲垣築堡，駐兵守之。繫舟數百，與垣相依。伯顏遣總管李庭攻堡，拔之。繫垣挽舟入溪，出唐港，達漢江。諸將曰：「郢城，我之咽喉，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爲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十月，至大澤，舍舟陸行。伯顏以百騎殿。郢將趙文義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虎臣焚榜，斬俘及軍士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順風命製金沙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屠其城。次新城，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

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飛矢中其臂，奔還。總制黃順踰城降，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招降。居誼邀入城，斬之。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倉庫軍籍，伯顏不聽，曰：「違令入城者，以軍法論。」平章阿九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木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之乎？潛刻期而去。伯顏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夏貴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

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軍次漢口開埧引船入淪
河遣萬戶阿罕刺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踵至
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
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
進軍陽羅堡遣人招之不應伯顏攻之三日不克密謂阿木
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
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
已過速遣人報我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以步
騎攻陽羅堡俾阿木出其不意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
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露沙洲阿木指示諸將令徑趨

洲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蕩決血
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殺傷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
千餘艘旣得南岸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率四翼軍
直抵夏貴營貴引兵遁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
東門而還阿木遣使來報伯顏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其
都統王達宋兵數十萬死傷幾盡諸將請追夏貴伯顏曰陽
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代吾使不必追也伯顏登
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諸將稱賀師次鄂州遣呂文煥等
諭降鄂恃漢陽將戰遂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
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

湖可成橋
亦異

降程鵬飛以其軍降命阿剌罕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
餉畱左丞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於鄂規取荆湖伯顏與
阿木率軍水陸東下十二年至黃州知州陳奕降至蘄州安
撫使管景模降阿木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錢真
孫降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
曰吾奉天子明命問罪於宋志豈在女色乎斥遣之知南康
軍葉聞知安慶府范文虎皆降伯顏至湖口遣千戶甯玉繫
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禱於大孤山神有頃風息
橋成大軍畢渡二月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通判權州
事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憐之令具衣衾葬焉宋宰臣

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述已降府郡約貢歲幣伯顏曰未渡
江時議和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已內屬欲和當來面議次丁
家洲戰船蔽江而下賈似道都督諸路兵馬十三萬號百萬
孫虎臣爲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伯顏命
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舉巨砲擊之聲震百里宋軍
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
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
居後者阿木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擢衝敵船舳艫相盪乍
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何瑋等並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
掎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筭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

希賢恃兵
不戒自亡
亦以亡宋
可恨
宋不能令
其下復能
世敵乎
宋人殺元

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知太平
州孟之縉知無為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禾州王喜俱以
城降師次建康之龍灣三月宋沿江制置趙潛遁潛兄淮起
兵深陽就執死都統徐王榮等以城降知鎮江府洪起畏遁
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震死江
東淮西諸郡相繼降國信使廉希賢至傳旨令諸將各守營
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與嚴忠範奉命使宋請兵自衛伯顏
日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至獨松
嶺果為宋人所殺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塔海以行樞
密院駐鎮江阿木奉詔攻揚州宋人遣都統洪模移書言殺

殺遂其十
也然不殺
元亦亦亡
觀伯顏之
言可見

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願
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命議事官張羽持答書至平江驛宋
人又殺之四月詔以時暑方熾俟秋再舉伯顏奉曰宋人之
據江海如獸係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五月詔
伯顏赴闕以叅政阿剌罕留治省事伯顏見於上都七月還
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伯顏調淮東都元帥李魯歡以所
部沂淮而進九月會師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孫嗣武叩城大
呼又射書城中諭守將使降皆不應伯顏揮諸軍拔之次高
郵十月圍揚州十一月伯顏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叅政
阿剌罕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趨獨松嶺叅政董文炳為左

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華亭伯顏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伯顏軍至常州常州不下伯顏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諸軍見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屠其城統制劉師勇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皆膽落矣遣都元帥闍里帖木兒據無錫州萬戶忙古歹晏徹兒巡太湖監戰亦乞里歹趨平江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於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遺伯顏書來見泣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每年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皆奸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卽位之初奉國書修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殺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汝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降宋尚書夏士林侍郎李思孟以書來請尊上爲伯父世修子侄之禮且納歲銀幣二十五萬兩疋伯顏遣忙古歹取湖州知州趙良淳死之十三年正月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岳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及次長安鎮宜中不至進軍臨平鎮次臯亭山

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等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襲加互以餘慶等還臨安召宋宰臣出議降事時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爲丞相不拜白請至軍前伯顏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宜中與張世傑等挾益王廣王下淞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在宮中伯顏亟遣右軍阿剌罕與魯赤左軍董文炳據守淞江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還禁軍士毋入城及侵壞宋氏山陵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程鵬飛等入宮慰諭謝后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來見伯顏慰遣之顧天祥舉動

不常疑有異志畱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故畱我伯顏曰勿怒汝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政當與我共之令忙古互館伴羈縻之令程鵬飛同賈餘慶易宋主削帝號降表駐軍臨安城北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淞江至暮還營宋宗室大臣皆來見命峻都部分諸將守其城護其宮分置三衙諸司兵於各翼其生募等軍願歸者聽分遣蕭郁等以宋主謝后諭招衢信未附諸州二月遣劉頡往淮西招夏貴遣別將徇地淞東西於是知嚴州方回知婺州劉怡知台州楊必大知處州梁椅並以城降宋主率文

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
忙古互范文虎入治府事命張惠阿等藉其軍民錢糧之數
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府取宋主居之
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諸將
分屯要害駐軍浙江之澣潮不至者三口人以為天助謝后
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崇爲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
爲奉表押璽官赴闕請命夏貴以淮南降詔伯顏偕宋君臣
入朝三月伯顏發臨安宋主入覲謝后以疾留隆國夫人黃
氏宮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猷謝堂等官屬從
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宋主求見伯顏曰未入朝無

相見之禮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命
伯顏告於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伯顏
之還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
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
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誣其平宋時取其玉
桃盞帝命按之無驗乃釋之後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
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後以罪誅勅伯顏臨
視伯顏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
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
總其軍伯顏令軍中採蔑怯葉兒及菴敦根貯之人四斛草

史綱 卷三百二十一
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飢又令軍士有捕塔刺不歡
獸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
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二十四年或告乃
顏反詔伯顏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予驛人既至
乃顏為設謀執之伯顏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
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馳還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事出鎮
和林二十九年召還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舉酒餞之曰公
還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
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威不可偏廢成宗然之世祖崩伯顏總
百官以聽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

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服其有識成宗卽位於上
都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
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江南三省請罷行樞密院成宗以
問伯顏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是
之卒年五十九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若一人諸
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口不言功歸裝唯衣被而已贈太
師追封淮王謚忠武

曹彬
阿朮

阿朮兀良氏合台子也拜征南都元帥至元四年觀兵襄陽

史續 卷三十一
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灘濟江畱精騎五千陣牛心嶺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率兵來援出入東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九月破樊城外郭加同平章事十二月拔樊城襄陽守將呂文煥降十一年入覲請

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同伐宋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從之遂舍郢而去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降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楊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明日阿木遙見

南岸沙洲卽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沙洲急擊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羅堡漢陽鄂州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遂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挾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不擊已降州郡恐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違詔之罪請歸於我二月師次丁家洲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

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伯顏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柵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木挺身登舟手自持棹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木分兵圍揚州旣抵揚州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敵軍夾河爲陣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阿木麾軍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阿木登高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遣萬戶張弘範以船千艘西掠珠金沙阿木登南岸石公山指揮諸軍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

史綱 卷三十一
岸東趨夾灘繞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倚其右招討使劉國傑趣其左兩翼夾射萬戶忽刺出擣其中弘範自上流繼至趣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地乘風以火箭燒其箭篷宋師大敗舟既礙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鵝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拜中書左丞相論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木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夏貴舉淮西諸城降阿木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

乃柵楊之丁村以扼高郵寶應餽運畱屯新城以逼泰州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駐灣頭戒之曰庭芝水路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下精兵衆軍望其旗幟大呼曰丞相來矣宋軍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木率兵追襲庭芝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良臣開門降執李庭芝姜才戮揚州市兩淮悉平二十三年北伐叛王昔刺木等凱還西征至哈刺霍州病卒追封河南

王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初生在胞中剖而出之至元五年以河南行省僉事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不下九年破樊城外郛其將復守內城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礮法十年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焚其橋故襄援不至樊城旣破移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劉整欲碎其城執文煥以快

意阿里海牙止不攻身至城下招文煥與語文煥感而出降阿里海牙奏伐宋帝大徵兵拜伯顏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十一年十二月知鄂州張晏然以城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議曰鄂衿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今蜀江陵岳郢皆未下不以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十二年宋將高世傑據岳州又取復州合上流諸軍戰船幾千艘兵數萬人扼荆江口阿里海牙以軍屯東岸世傑夜半遁去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萬戶及水軍張榮實等

高世傑不
戰不死以
降見殺且
鄙夫也

逐世傑於湖口之夾灘遣郎中張鼎召之世傑降阿里海牙
令世傑招岳州孟之紹亦以城降責世傑力屈乃降誅之至
沙市不下縱火攻之宣撫朱禕孫降阿里海牙遣郎中張鼎
齎詔入江陵宋湖北制置副使高達等降阿里海牙入江陵
傳檄常德荆門郢歸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峽及諸洞無不
降者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
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
患矣手詔褒之令右丞廉希憲守江陵阿里海牙還鄂阿里
海牙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决隍水以礮攻之
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

有三年芾力屈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
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其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
口若殺之非上諭大將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遣使
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降
獨馬堅守靜江不下攻三月餘城破執堅及總制黃文政總
管張虎等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重刑之則廣西諸州
不服悉坑之分遣萬戶脫溫不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
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隣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主儂士
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內附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
瓊全永與潭民文才喻等起兵應之舒黃蘄州相繼起詔討

之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航大海執與珞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置宣慰司以鎮之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洞夷山獠不可勝計未嘗專恃殺戮取民從輕賦所在立祠祀之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卒贈江陵王

土土哈

土土哈欽察國人其先曲出徙居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其人青目赤髮夏夜極短日晡沒即出曲出之孫亦納思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

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將及汝亦納思曰逃鷗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太祖乃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迎降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襲父職備宿衛諸王脫腕木失烈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土土哈討之奪回大帳帝因以賜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授卿有言也不干叛衆欲聞於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窺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啟行疾驅七晝夜渡秃兀刺河戰於孛怯

史綱 卷三百二十一
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
土哈言慶賞之典宜先蒙古將吏帝曰蒙古人誠居汝右力
戰豈在汝右成宗元貞初導諸王赤木忽等入朝奉命還
北邊卒封昇王子牀兀兒襲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八鄰
之地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柵岸以自固士
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牀兀兒
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
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
盡得其人馬廬帳尚楚王公主入朝帝諭之曰卿鎮北邊累
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其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衣帽金珠

等物仍賜其軍鈔四十萬貫九年諸王都哇察八兒明里帖
木兒等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
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隳祖宗
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嫡孫吾與誰爭哉且前
與土土哈戰旣弗能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天與祖
宗之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
老者得以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亦無負太
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帝許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
罷兵入朝拜知樞密院事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海上牀
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拜平章政事封句容王授金印以世祖

征大理時所御武帳所服珠衣所乘安輿賜之牀兀兒叩頭
泣涕固辭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
輿尤非所宜受也帝命有司別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
下仁宗卽位入朝授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
金飾轎卽以賜之每見必賜坐每食必賜食待以宗室親王
之禮牀兀兒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當以死報國
卒追封揚王

來阿八赤

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憲宗伐宋
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

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蜀地巖險重
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死守以抗我師今頓
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彼上流兵糧皆仰給東南若城二城
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兵相出入不時擾之
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
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
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
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以攻
城功在頃刻反以爲迂世祖卽位問川蜀之事阿八赤以父
所言對世祖撫掌曰彼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

渚日望上流之聲勢耳十八年授益都路宣慰使發兵萬人
開運河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奏斬之以懲
不律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
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選精銳與賊戰於女兒關斬賊
萬計餘兵棄關走大軍至交州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日賊
棄巢穴匿山海欲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
瘴癘大作吾勢不能持久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
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
以緩我師諸將信其說居城中以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
不降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

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
關阨皆失守乃班師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
將士累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八赤中毒矢卒

李恒

李恒西夏之裔太祖征河西夏主之子守兀納刺城不屈而
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以獻宗王合撒兒王
畱養之從嗣王移相哥經畧中原有功惟忠生恒十二年爲
左副都元帥出江西開府江州宋丞相陳宜中及大將張世
傑立益王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於
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復建昌恒遣將

敗之於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併破趙孟潑軍，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若遣兵發之，則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發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已下降其衆二十萬。詔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守廣。

東諸郡，詔以恒爲都元帥，經畧之。恒進兵取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畧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犯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赴水，死。獲其船三百艘。十六年二月，弘範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沉妻子於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

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
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尋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十九年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交趾遂
空其國航海而遁恒封其宮庭府庫追襲於海洋敗之得船
二百艘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浸灌營地衆議班師蠻
兵追敗後軍王命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
而趨至思州卒追封滕國公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會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
家於徐至元十八年擢利用監二十四年桑哥爲相引用

與鈞考入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
徹奏誅一叅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
或逮繫鄰黨械禁榜掠自裁及死獄中者以百數中外騷動
廷臣莫敢言徹里具陳桑哥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
怒謂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哥
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
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大悟命帥羽
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旣誅命往江
南籍其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湖廣省臣要朮皆棄市天
下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州皆過門不入進御史中丞成

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微賍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奴誣主者，傷風敗教，莫甚於茲。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為中書平章政事，卒封徐國公。信其善異也。

不忽木，回鶻人，世祖時，其族居里，世祖命之曰曰與，與不忽木，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高車國也。祖海監伯事克烈王可汗，可汗滅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為太祖所虜。燕真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

莊聖皇后，后遣侍世祖於藩邸。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之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獨處安全，可乎？」世祖因請從征。憲宗喜，分兵命取鄂州，而自將攻蜀之合州。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受學於祭酒許衡。世祖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書貞觀政要數十字以進。帝知其寓規諫，嘉歎之。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自堯舜三王以來，莫不有學。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魏道武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

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並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

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才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遍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若而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若而人、俾廩給之、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以教育之、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之節律科則令通曉吏事書科則令曉習字畫算科則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精通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就所習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學射自非假日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

可教者二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許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化民成俗無不由之伏望聖慈下臣章令諸老先生商議施行帝覽之喜十五年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筆驛吏幾死不忽木收僧下獄脫虎脫欲出西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立之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汝輩犯法故也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哥言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

史綱 卷三百二十一
謀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叅議不拜及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繆言阿合馬家貨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瓜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倖不死耳豈可受其誑誣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入奏散扎兒等伏誅捕繫者盡釋之改刑部尚書桑哥淡忌之指不忽木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

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免之桑哥誅以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以致天下不安今悔之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勛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後有譖完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至公之

道也言者果屈帝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帝每對侍臣稱寡
嗟旃之能不忽木請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卿
父所知卿時未生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
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遽曰朕失言三
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問所以銷變之道奏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
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
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
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
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

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龜鑑也臣願
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
可復誦之詳論至四鼓乃罷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
勳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帝大漸與御史
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
入伺月魯那顏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
議而不預何耶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
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召三人問
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甘
伏重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也太后然之遂定大策其

史綱 卷三百二十二
發引升祔請謚南郊皆不忽木領之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若如此何足爲瑞遂罷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朕當從卿言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畱之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春召至便

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真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於臣拜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事四年疾作帝遣醫治之不効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十六每侍燕間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壁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贈魯國公

阿魯渾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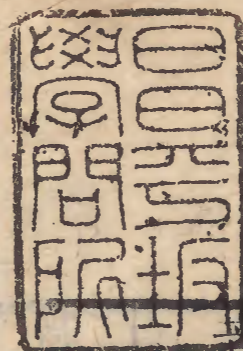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父台薩理通釋氏經律其師名之曰萬

敬士
不何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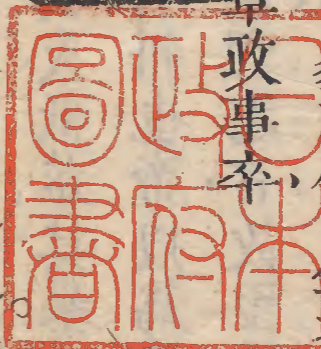
全阿魯渾薩理以父字爲全氏宿衛內朝有江南人言宋宗
室反者世祖遣使捕之阿魯渾薩理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
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江南初定民心未附一旦以浮言輒
捕之恐人人自危也帝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治之果以貨
錢不從誣之擢左待儀勸帝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
帝遂置集賢館命掌館事士之應詔者飲食供帳車服之盛
皆喜過望宣徽官欲陰敗其事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冀帝見
之帝過而問之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曰汝欲使朕見而
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若損之誰肯至者二

十四年立尚書省桑哥用事詔阿魯渾薩理與同視事固辭
不許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陛下信任桑哥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
救火祇益其暴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
自悟也帝以爲然曰吾甚愧卿桑哥臨刑曰我不用阿魯渾
薩理之言故至於此三十一年帝崩初裕宗卽世世祖欲立
嗣以問阿魯渾薩理阿魯渾薩理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
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聖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之不往成
宗撫軍北邊帝命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授成宗乃一至
其邸及卽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屢召不

詩文似何
濯剪髮圖
者多



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嘗謂左右曰若全
平章者真全才也於今殆無其比卒贈太師封趙國公子岳
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曰此物
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為河南河北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卒



嘗不言聖下式計丑桑母遊視忌躄田曰媿言不沐茶餅蔬
不尚桑得如帝問桑母為如吸吐嗽何姑無一言機曰曰未
十四年立尚書省桑得川事歸同會戰斬賊與同歸其國續

嘉元三年

